

同治庚午十月廿三日
日生讀

卷六

書名 書傳會選六卷 洪武中味經堂刊本
撰者 明 劉三吾等 撰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經 書 明
索書號 大木-經部-書類-16
編號 A107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07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經部-書類-1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書傳會選六卷 洪武中味經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書傳會選卷第一 壬寅歲讀

虞書

虞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

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為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夏氏僕曰謂之虞書則見舜上承於堯下授於禹三聖授受實守一道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兀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

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也今文古文皆有

音釋傳

說文書名後漢許慎字叔重作

之丌音與基同象兩木承橫板故曰閣之也禮記內則註閣者反藏之所以板之也今文代生所授馬鄭等所註古文孔壁所藏孔安國所傳



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





欠

五卷



2702 (10) ±



書傳會選卷第六

壬寅七月讀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

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

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

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

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

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

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

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



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

音

傳朝馳遙反見形旬反下同治平聲要平聲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

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書之本序也

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

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

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

夷鎮藩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

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

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

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

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

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陳氏

大猷曰自古外患既平內治隨弛者多矣晉武

平吳唐莊宗克梁君臣燕逸遂不克終成王當

六服既承周德即歸董正治官不敢恃外寧而

志內音釋經

辟必益反沼陸直去聲言主政治之也從孔蔡傳則當音平聲此

篇經傳治字尤多且多當作平聲今除

篇中音去聲者其餘皆平聲不復皆音王曰若

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

于未亂未危之前即音釋經治去聲曰唐虞稽古

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

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

不惟其官惟其人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

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



音之多音釋經倍薄傳數雙今予小子

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速及特是若順也成王祇勤于德早夜音釋經

若其所不及然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音釋經

速徒耐反又湯立太師太傅太保惟茲三公論

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立始辭也

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

保其身體傳者傳之德義師者道之教訓此所

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

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陳氏大猷

曰道者萬化之原萬事之本所以統理天人者

也論道者講貫闡明此道以立天下之大本推

以經邦使教化行政事舉民物咸若和氣薰陶

三光全寒暑平四時序所以燮理陰陽而成調

元贊化之功非道全德備可為王者師不足以

居是職故官不可必求其備惟其人之稱則任

之音釋傳登恒胡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

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

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

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

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

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葉

氏曰成王以周召為師保而太傅無聞周公歿

召公仍為保而不聞設師保蓋難之也陳氏傳

良曰三公多是人則止為卿而已成周實以三

加公之位無其人則止為卿而已成周實以三

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王

氏曰化待道而後立天地待陰陽而後立論道

然後弼故公論道而孤弘化公燮理陰

與亮天地公論于前而孤弼于後也

家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

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

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音釋經治去傳長上聲

相去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甿民教敷化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甿民之

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

如此陳氏大猷曰徒眾也教民眾故稱司徒陳

氏樂曰擾者順其自然而導之即在寬之意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主邦禮治

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故

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

以樂而言也仁山金氏曰宗伯不言司蓋所掌

者禮禮莫重於祭祭莫切於宗廟不敢言司尊

宗廟且音釋經長上聲舜典秩宗傳云宗祖廟

崇禮也音釋經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此又以

宗訓長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

和也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陵

照反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

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

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音釋經治去傳長上聲

相去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甿民教敷化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甿民之

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

如此陳氏大猷曰徒眾也教民眾故稱司徒陳

氏樂曰擾者順其自然而導之即在寬之意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主邦禮治

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故

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

以樂而言也仁山金氏曰宗伯不言司蓋所掌

者禮禮莫重於祭祭莫切於宗廟不敢言司尊

宗廟且音釋經長上聲舜典秩宗傳云宗祖廟

崇禮也音釋經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此又以

宗訓長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

和也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陵

冢宰

均四海

治

均

均

均

均

均

均

均

均

均

均

均

均

均

均

均

同蓋本關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
猷曰為治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教之有不率則
大者加兵小者加刑罰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
次之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司空終焉仁山
金氏曰司空掌空土之官也分畫空土以待臣
之受封土之受祿農之受田工之受肆賈之受
廩也凡士之未受者司空主
六卿分職各率其
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
大猷曰周以六典治邦國自王朝至諸侯皆用
六典以為治六卿分職各率其屬脩舉六典於
內以倡率六典以治其國而阜成兆民阜謂厚其
生謂化也成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
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

之為六者綱在綱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
列於八方冢宰之與五卿並列於六職也音釋
經房音唱阜傳治去聲相去
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
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
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
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
之肆觀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
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
可見矣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之綱矣
繼以朝覲巡狩之制所以振其綱也卿牧倡和
固有體統然多歷年歲非時有以振之豈無壅
滯而不達乎六年一朝所以達其壅也豈無廢
也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

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
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
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
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
之肆觀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
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
可見矣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之綱矣
繼以朝覲巡狩之制所以振其綱也卿牧倡和
固有體統然多歷年歲非時有以振之豈無壅
滯而不達乎六年一朝所以達其壅也豈無廢
也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

於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
之升降可推矣林氏曰此皆斟酌舜事而行之
者也舜五載一巡狩此十二年何也文中子曰
舜一歲而巡四岳兵衛少而徵求寡也以是觀
之則周兵衛日衆徵求日多故不能五年而以
年也音釋經朝馳遙傳疏數音疎王曰嗚呼凡
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
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建官之體統前章既
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
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
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
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
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

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
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學古學前代
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
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簡凡蒞官者謹師
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政而紛亂之也積疑
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
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
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
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
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
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
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正於今律令而已人之
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
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
冷益不巳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

艱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智崇業以仁

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

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

雖有二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

致螫賁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猶豫不如蜂蠆之

不立勤非果音釋經斷則易倦斷則易倦傳幾音位不期驕祿

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

僞心勞日拙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



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

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僞則揜護不

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

崇德非期於為驕祿所以音釋經代反傳揜與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居寵盛則思危

其祗畏苟不知祗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陳氏

大猷曰寵謂祿位榮寵也寵與危常相尋人臣

則驕侈放恣必入於可畏之禍矣推賢讓能庶

官乃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

人惟爾不任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

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

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出於利則莫

政必雜亂而不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
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夏氏曰能其官
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夏氏曰能其官
謂了其所職也舉人而能其官則彼之能即爾
之能蓋非爾舉之則彼無自而顯其能也所舉
非其人則彼之不能其職即爾之不職蓋彼之
不能任職由爾所致也陳氏大猷曰為政莫大
於舉賢才莫不音釋經稱平聲任如鳩反傳
善於蔽賢疾能音釋經稱平聲任如鳩反傳
勝平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
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斃三事即立
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至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
教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
於戒教也王氏曰天之所以立君君之所以設
官分職者凡以安民而已民永安則萬邦戴上

無厭音釋經斃音亦

君陳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成

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音釋

傳監古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

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言君陳有令德事

孝友于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

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

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之地音釋傳治去

章傳百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

率厲家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
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
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
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
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我
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氏
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
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
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
則是四言為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
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
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
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必芬是豈
黍稷之馨哉所以必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

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
固為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
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
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
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蕪蕪徒為陳迹也故勉
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
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音釋經治去傳復扶
致敬篤之功孰能與於斯音釋經治去傳復扶
間去聲下同必反音釋經治去傳復扶
於危反音釋經治去傳復扶
聲音釋經治去傳復扶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未見聖如不能得
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
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

有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

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細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已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陳氏大猷曰出謀之國人也

音釋傳

度達各反細音抽斷都玩反

爾有嘉

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

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

哉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

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

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嗚呼此

音釋傳

稱平聲行胡孟反

王曰君

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

之不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爲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中也

音釋經

恭反

傳

音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

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已此則慮君

音釋經 狗君以為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至下章並同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

以止辟乃辟 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

此終上章之辟 狃于姦究敗常亂俗三細不

宥 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究與夫

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胡氏

曰姦究敗常亂俗似難分為三故古註只作三

犯即刑故無小之意金氏曰上文述君陳有善

則稱君之行此又勉之執法揆理勿徇上意

音釋經 狃比邁反 傳 夫音扶 爾無忿疾于頑無

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人之所未能化 音釋經 無與

忿懣方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問二反 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然後能有所濟然此

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

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 簡厥修亦簡其或

容言德各以其深淺言也 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與不修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

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陳氏大猷曰修者方修

於善良者 音釋傳 行胡孟反 惟民生原因物有

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 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 木多有辭於永世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 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為

耳而厚乎。反。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
 耳。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
 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
 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
 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
 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
 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人捷於桴鼓
 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
 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音
 釋經聲好法傳澆堅堯反薄也令去聲下同好去
 顧命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
 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
 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
 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
 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音

釋傳 還音旋 幾音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懼始生魄十六日王甲子

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發大命臨羣

今疾病危殆故但洮頰水扶相者被以袞冕憑

玉几以發命新安王氏曰盥手曰洮沃面曰頰

三山陳氏曰古人臨死音釋經洮徒刀反音與

之際猶不忘故如此 乃同召太保奭

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

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

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

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

之顧命也自歎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呂氏曰成王去崩纔一日猶盥洗以致其潔冠服以致其嚴顧托之言淵與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而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爛然也惟善治氣者歷疾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臨死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

音釋 經 機 音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真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武 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真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新安王氏曰

音釋 經 重 傳 容 反 麗 肆 羊 至 也 在 後 之 侗 敬 迓 天 威 嗣 守 文 武 大 訓 無

之顧命也自歎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呂氏曰成王去崩纔一日猶盥洗以致其潔冠服以致其嚴顧托之言淵與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而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爛然也惟善治氣者歷疾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臨死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

音釋 經 機 音

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林氏曰後世人若將托後嗣獨引親信入受遺詔謂之顧命之臣漢唐之末國嗣多立於戚宦或有夜半禁中出片紙以某人為嗣羣臣拱手莫敢違雖有嫡嗣不能屬於大臣倉卒之際廢立紛然顧命之法

音釋 經 同 姓 國 形 徒 宗 反 姒 姓 書 誠 萬 世 之 法 治 平 聲 下 同 召 公 上 實 照 反 朱 子 國 畢 衛 毛 傳 語 錄 云 召 公 畢 公 毛 公 是 三 公 芮 皆 文 王 子 傳 語 錄 云 召 公 畢 公 毛 公 是 三 公 芮 伯 形 伯 衛 侯 是 三 孤 孔 疏 云 以 高 官 兼 攝 下 司 漢 世 以 來 謂 之 領 故 召 畢 毛 皆 稱 公 稱 領 芮 形 衛 但 稱 本 爵 賁 音 帥 王 曰 嗚 呼 疾 大 漸 惟 幾 病 日 奔 長 上 聲 師 音 帥

之顧命也自歎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呂氏曰成王去崩纔一日猶盥洗以致其潔冠服以致其嚴顧托之言淵與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而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爛然也惟善治氣者歷疾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臨死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

音釋 經 機 音

敢言逾何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

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迷天命者也於音釋經音

同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

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唐孔氏曰殆危也不能

也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

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

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夏氏曰王業以

艱難而成成王今將死則艱難之業責之康王

矣音釋經音釗之遙反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

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

有所偏音釋傳見形句反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陳氏大猷曰夫人猶言

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

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

或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

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

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

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

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發於外者而勉

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

劉子

所圖

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

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

致刑措音釋經音夫音扶無與傳見治平聲下同

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也唐孔氏曰王在

庭內幄帳中發顧命既復反於寢處以王不復

能臨此坐故徹出之王氏炎曰成王幼立三叔

流言王不無疑則其性非卓然高明也臨終之

際乃能如此得非周召師保輔翼教誨有以養

成其德意誠心正雖死生之際而志氣清明如

是乎是知三代而下人主天資未必不及古人

而德不逮者無古帝王之學也大記云疾病君

徹懸東首於北墉下音釋傳幄帳孔疏云四合

是也於其明日王崩皆以太保命仲桓南宮毛

居之帳也張於黼屨之上

綴為之張於黼屨之上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劍於

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為天子虎

賈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

豕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千戈虎

賈百人逆太子劍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

為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豕宰傳命者兩

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

防危慮患之意深矣自入端門萬姓咸觀與天

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

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闈寺執國命易

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

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音釋

經桓胡官反傳路寢門外南門當是臯門天子

最南門也朝馳遙反闈衣廉木檢二反說文云

官中闈闈閉門者如字又時吏反寺人奄宦

者易夷益反掖夷也丁卯命作冊度凡喪禮厥明

益反宮中益反小門也

而小斂又厥明而大斂尊卑皆同丁卯命作冊

度既大斂之後也林氏曰此亦太保之命成王

雖有遺命未有冊書將傳之於康王故命史作冊以紀其言而授之唐孔氏曰既作冊書因作受冊法度下文升階即位越七日癸酉伯相命至受同祭饗等是法度也

士須材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音釋經
相去傳喪平聲下章傳同狄設黼辰綴衣

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與設張之事者也黼辰屏風畫為斧文者設黼辰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唐孔氏曰自設黼辰至陳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命者蒙上命士之文也此下皆為將傳顧命而陳儀物也經於四座上言設黼辰綴衣則四座皆設也先施屏風

音釋經
豈反傳禮掌次掌於前又施幄帳於上

邦之張事畫胡卦反按周禮註辰如今牖間南之緋素屏風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

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

此平時見羣臣

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篋席挑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

音釋經
重傳容反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

音釋經
重傳容反篋莫結反純之允之

傳
見形甸反天子之席三閏二反下章並同

設黼辰辰前南鄉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畫純次席即篋席也孔疏云坐席皆敷三重舉其上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繒慈陵反緣俞絹反下章傳並同變几周禮註吉事謂王祭宗廟裸饋繒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西序東也凶事謂几奠几朝夕相因喪事略也

嚮敷重底席綴純文具仍几
此旦夕聽事之座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具具有文之具以飾東序几也呂氏曰就路寢西廂設座東嚮也

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此養國老嚮羣臣之座也孔氏

曰豐廣管席也畫純以彩色畫帛為緣雕玉仍几雕鏤玉以飾几也呂氏曰就路寢東廂設座

西嚮音釋經俗作畫非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

紛純漆仍几此親屬私燕之座也西廂夾室之

色雜為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

四牖戶之間謂之辰天子負辰朝諸侯則牖間

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

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

平生之音釋經來訖洽反筍聳尹反紛如字陸

坐也音釋經字云反周禮司几筵鄭司農註

紛讀為函又讀為和傳有左右房房即室也

其夾中央之太室故曰夾室孔疏云天子之室

註竹初萌生謂之筍取筍之皮以為席也朝馳

也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叢

鼓在西房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實器物赤刀

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

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

球鳴球也河圖伏犧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

位北二十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

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

舞衣大貝知車渠叢鼓長八尺允和皆古之巧

工垂舜時共工舞衣叢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

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

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

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
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
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爲國容觀美意者成王
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
揚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
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琬於阮反琰以并反球音求大貝水中介蟲也
九真交趾所產大者至一二尺煑其甲以備器
用或白質黃文或黃質白文或白質如
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巽符分反
室也字今作鞘孔傳云寶刀赤刀削朱其刀室
因曰赤刀也禮記少儀云刀授穎削授拊削音
笑正與此同又周禮築氏爲削音如字却非此
也書疏謂削爲刀之別名禮記疏謂削爲曲刀
皆因周禮而誤釋也傳杜戀反下庸傳同車渠
上尺遮反車渠蛤屬生南海中大者如箕背有
渠壟如蚘殼致以爲器如白
玉共音恭中去聲斷都玩反
大輅在賓階面綴

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
前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
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爲
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爲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爲
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爲又次之木輅以封蕃
國爲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
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
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爲先輅則
革輅象輅爲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
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
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夫喪
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又按所
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

也音釋經路輅音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祀一人冕執劉立

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幾立
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
于側階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
皮為之惠二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
刃刃外嚮也堂廉目祀冕大夫服劉鉞屬幾瞿
皆戟屬銳當作銳說文曰銳侍臣所執兵從金
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東西序之階上
東西相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
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
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
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
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
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
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理器悍之徒有志於復
古者當深繹也三山陳氏曰自設黼屨至此典
章文物之備豈為華侈之具哉一以象先王平

生所坐所寶所乘所衛以起嗣王之追慕而盡
誠紹述也一以昭先王委重投艱之意使嗣王
肅敬以祗承也一以起羣臣諸侯之尊敬想慕
先王而繫心於嗣王也一以表人主之崇高富
貴尊無二上而傳授之正如音釋經綦音其弁
此以絕天下覬覦之萌也音釋經綦音其弁
訖洽反祀鉏里反音與士同錢音越戲傳堂廉
音達瞿權俱反文作鏗銳當作銳音允陸云
稜也韻作戰說北陛之階按鄭註以側階為東
下階是也雜記稱夫人升自側階註亦云旁階
也嗣君自翼室適殯所往還必由之故特備
儀衛焉從七恭反稱豎尹反執戟史記秦始皇
置酒而天雨陛楯皆霑寒漢高帝紀謁者執楯
執戟註云親近陛衛也叔孫通傳百官執戟傳
警又東方朔云位不過侍郎官不過執戟曹子
建書云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此則士大夫
任此職之驗也朝馳遙反周廬史記泰紀周廬
設卒甚謹又班固兩都賦周廬千列註宿衛之

盧周於官也推理上傳推反史記王温舒推理
為姦徐廣註推殺人而理之又貨殖傳攻剽推
理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卿士邦君麻冕蟻裳

入即位而踐阼自是始稱王○麻冕三十升麻
為麻冕也齊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

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
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

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
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

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
純用凶服酌吉凶音釋經蟻語綺反傳麻為冕

之問示禮之變也凡布以八十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太保
縷為一升

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齊太史秉書由賓

階齊御王冊命太宗宗伯也形纁也太保受遺

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圭長尺有二寸同爵

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

珪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

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

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陳氏大猷曰太保

兼冢宰總大權故承介圭宗伯主祭祀朝覲之

禮故奉同瑁林氏曰書即冊命音釋經反奉音
秉言持之以升御言奉之以進音釋經反奉音
捧又如字傳舒究反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
音昌

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

答揚文武之光訓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

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
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

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夫下法之大也爽
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
以對揚文武音釋經變反王再拜興答曰眇眇
之光訓也

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眇眇如亂治

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
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嗣守文武大訓
托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
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音釋傳洽平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

曰饗陳氏大猷曰已受冊則為王矣於是受同
大權乃酌酒祭告成王已受所傳顧命也宿進
爵也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
祭三咤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
圭可知上宗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音釋

經宿字本作肅古通用爾雅云肅進也祭吉祭

祭酒也宅陟嫁反說文引書作託從日託聲音

當故反註云奠爵也孔疏云三進爵者從立

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者三酌酒於神至也

一酌酒則奠爵於地三進各用爵非一爵而

也三反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

同拜王荅拜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

禮君執圭贊裸尸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

裸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荅

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
也太宗供王故宗人供太保唐孔氏曰酢謂亞
獻也新安王氏曰無音釋經酢疾各反太宗受
終獻者此非正祭也

音釋

同秉璋洗蘇典反更平聲贊才旱木贊二
以酢句傳反裸古玩反相去聲供音供下同太

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以酒至齒

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

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荅拜太保飲福至齒者

方在喪疾歆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

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

音釋

經

諸反傳復扶又反下同

門侯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

以下可知侯者侯見新君也真氏曰此篇見周

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當危難之際區處

周密皆可音釋傳見形

為來世法

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荅拜也吳氏曰穆公使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康王之誥今文古文皆有但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

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

王義嗣德荅拜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

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日路門一曰臯門二

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

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

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

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為東

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

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廷實或曰黃

朱若篚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

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見非也諸侯舉

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奠所出奠贊皆再拜首

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

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荅拜也吳氏曰穆公使

人乎公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臣夫
公于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蓋為後者拜不
拜故未為後也乎者含者後者升堂致命主孤
拜稽顙成爲後也者康王之見諸侯君以爲不
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
也答拜既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應乎聲按應字平聲爲正音去聲者音應對之應
氏於諸經中平聲者無音去聲者音應對之應
又如治字覆字等極多故陸氏音者皆借音無
音者本音讀者詳之禮記疏云應當也謂南嚮
當朝正門也左右程伯圭曰左右二當
自爲句言趨而左右也乘去聲稱平聲
馳遙反下同周禮註天子外朝一內朝二外朝
在庫門之外聽獄訟之朝也燕朝在路門之內會宗人
外王日視治之朝也燕朝在路門之內會宗人
圖嘉事之朝也見形旬反並同重耳上傳容
是也鬻力涉反見形旬反並同重耳上傳容
反晉文公名夫音扶含胡紺反贈喪珠玉曰含

襚音遂贈喪衣
服曰襚喪平聲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

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
文武誕受姜若克恤西土

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
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
天下不足恃也姜若未詳蘇氏曰姜姜里也文
王出姜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仁山金氏曰姜
古文作姜按說文即誘字也姜若謂天之陰誘
助訓也舊說皆不考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
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
武基業本於西上示不忘本也呂氏曰二伯率
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及芮伯咸
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
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

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也音釋經姜以傳見形惟新陟王畢

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

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奸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

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

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

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

德之基命也按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

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誥爾戎

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

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

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

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歎哉

音釋經遺去聲傳漸見形旬反勝平聲王若

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音釋傳見形旬反

昔君文武不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

天下則亦有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不平

溥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

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

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揜也而有能罷武勇之士

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下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

未定

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音釋傳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音釋傳者所景反乃命

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

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

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于羞天子稱

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蕃

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

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

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

其順承之毋遺音釋經屏必野反無與羣公既

我釋子之耻也音釋經毋通讀去聲

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始相揖者揖

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

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

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

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

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

則因喪服而冠冠未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

顧命見諸侯獨不可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

冊受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

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

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

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

而命孤孤斬焉在衰紼之中其以嘉服見則

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

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

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

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

戒深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

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音釋經平喪

聲傳喪平聲下並同冠古既反下同齊衰音咨

經音催至重儲用反見昭公十年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周公

始遷商民善惡並育所以安反側也至君

陳則商民浸服周化故簡脩進良猶未大

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為善者衆其

不善者亦不能無估惡之失苟猶兼蓄並

容則餘孽不除終為良民之害故命畢公

分別其居里不惟惡不能染善而惡者亦

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之

治所以成也蓋惟此時可以舉此政為治

之序固如此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

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

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釐即

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音釋傳相去聲別

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

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

克受殷命畢公代周公為太師也文王武王布

之難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茲殷頑民遷

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

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十二年曰紀父子曰

王安定國家謹恭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

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四方無可

虞虞之事而予一人音釋經左右音傳度達道

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有升有

有隆有污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

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為政者因俗變革故

周公忠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

俗為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

其善則民無音釋傳汗音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

王予小子垂拱仰成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

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疑

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

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為哉垂

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

之寄故敘其德業音釋經向反傳行胡孟反朝

又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

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旌

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

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

康四海淑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

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

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

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

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

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為惡之禍而慕
為善之福所謂別厖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
固規畫矣曰申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
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
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
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新安王氏曰商民叛
服係天下之安危雖世變風移亦不可不慮
故因區別里閭遂并郊畿封守而整齊之也
釋經胡麥反圻解見酒誥篇守舒究反**傳**塞如
以鼓反緝七入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
反省息井反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對暫

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
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
木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商俗則尤
為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

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
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
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
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
公者音釋經恒胡登反要傳趣去聲謂音趣也
也音與何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
同急也音與何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
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古人論世祿之
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
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故壞風化奢侈美麗萬
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音釋經鮮
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音釋經鮮
聲悖蒲妹音釋經上
蒲没二反音釋經上
于入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陳氏大猷曰：帝猶籍也。帝寵惟舊，言世祿之家也。呂氏曰：殷士憑籍光寵，助發其私意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為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耻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夏氏曰：周公君陳，相繼化之，雖收其放心，然閑之尚難。畢公當有以閑之，下文音釋經。瓜反傳。訓以德義，古訓即閑之道也。長上聲，復扶又反，匱。音釋經。瓜反傳。惡去聲，見形，旬反。匱。音釋經。瓜反傳。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言殷士不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

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新安王。氏曰：忿其不從，而制以剛，則必怨慮其難制。而遇以柔，則必玩惟不剛不柔而處以中，則德允修而商人化矣。呂氏曰：始皇以安危係，中則德允急之以剛，德宗以安危係，藩鎮。音釋傳。瓜反傳。而緩之以柔，故皆以致亂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治政澤潤生民。四

朱子注：此章論德教之化民也。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新安王。氏曰：忿其不從，而制以剛，則必怨慮其難制。而遇以柔，則必玩惟不剛不柔而處以中，則德允修而商人化矣。呂氏曰：始皇以安危係，中則德允急之以剛，德宗以安危係，藩鎮。音釋傳。瓜反傳。而緩之以柔，故皆以致亂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治政澤潤生民。四

夷左柢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殊厥井疆非治之成

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音釋傳

非治去聲。下同。所治

以鼓反。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

之聞。于孫訓其成。式惟乂。

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王氏

曰。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成王始宅洛邑。成周又洛邑之東郊耳。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勲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音釋經

問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

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陳氏

曰。事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今公無謂不能而畏之。惟當盡其心。無謂民少而忽之。惟當敬其事。則易者不能舉也。則雖難者無不舉。不謹其事。則易者不能舉也。張氏曰。內盡其心。外謹其事。則能敬順成王之成烈。以休美周公君陳之政矣。新安王氏曰。觀士民不輕於從。周見殷先王之德。澤之深。觀三后化殷卒。至於從。化見周家仁厚之至此。商周之盛。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音釋傳

易以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穆

王書三篇。君牙罔命。初年書也。呂刑末年書也。舜命契為司徒。止一語。而君牙命書

至一篇。世降而文勝也。然

音釋經

牙陸氏

未

周家之典。刑文獻在焉。

音

釋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

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穆王也周禮司勳云凡

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畫日月為旌旗也孫氏曰紀于太常所以彰顯之

又王常所瞻也音釋傳畫胡卦反惟予小子嗣守文武

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

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

其陷言憂危之至也音釋經左右音傳見形今命以見求助之切也

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也舊

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弘敷五典式

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訓爾之

中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

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彛言故曰式

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

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

之職也陳氏大猷曰以其常行而不可易謂之典以其截然而不可越謂之則教之理雖不外

乎人之性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與心正者容有不中中則無有不正身之正勉強修飾者能

之心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故旣欲君牙正身以率民身之正尤欲其存心之中以導民心

夫

之中則民則和五典悖矣敷典和則因民心之
同得者教之爾正爾中即吾心之先得者率之
也於身先言爾於音釋傳別必列反長上夏暑
心先言民互文耳聲行胡孟反

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

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祁大也暑雨

容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歎小民之
誠為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
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地
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音釋經易以鳴呼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

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謹用

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不

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
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
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匹也
前人君牙祖父陳氏櫟曰光命即顯謨武烈不
過承文武之命成康已對揚之今文武總言光命
也文武之光命成康已對揚之今文武總言光命
康所以對揚文武之意者如此則君牙可追配
其祖父矣舜命契為司徒不過曰故敷五教在
寬今穆王命君牙其詳雖至於一篇其要不出
舜之一言前日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曰弘曰和
即在寬意也此曰敬明乃訓即敬敷意也帝舜
此言豈惟穆王不能易萬世職教者不能易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

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先正君

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
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

其君之有父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
專以君牙祖父為言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
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
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
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
音釋 經 治去聲 辟
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又復扶

罔命 穆王命伯罔為太僕正此其誥命也
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
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之際
奪於真寘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
抑未矣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綴衣虎賁知
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
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
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太司徒略等其知本
哉陳氏大猷曰周禮止有太僕下大夫二

人此言太僕正其長也又有祭僕御僕
隸僕戎僕齋僕道僕田僕等正皆長之上
薰陶涵養乎君德下簡擇表率乎羣僚所
係甚重故冊命焉蘇氏曰昭王南征不復
至齊桓乃以問楚是終穆王世君弒而賊
不討也王終無憤耻之心乃欲車轍馬跡
周於天下今觀君牙伯罔二書皆無哀痛
慘怛之意但曰嗣先人宅丕后而已非祭
公謀父所招之詩以
止王心王其不沒乎
非陸云亦作
與史記作
傳 列私
音釋 經 罔俱永反 下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

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伯罔臣名穆王言
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勉
其咎過復齋董氏曰穆王命君牙曰心之憂危

若蹈虎尾命伯罔曰休湯惟厲中夜以興此即
立之初知以父讎為耻故言如此然終穆王之
世復讎之事無聞焉二篇音釋經律反音釋經律反昔在文
之書果出於穆王之口歟

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待御僕從

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

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侍

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
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
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
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
救亦豈小補哉林氏曰左右近習非其人則朝
夕漸染入於邪僻而不自知大臣雖賢君心以
羣僕皆正人而後可
音釋經從才用反音釋經從才用反惟予

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無良言其質

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
武也陳氏大猷曰文武猶資左右况予之無良
乎匡救其惡而不格其非心則止於東而生

於西惟格其非心則拔本塞源末流自善音

釋經糾吉西反音釋經糾吉西反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

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大正太僕正也周

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齋僕之類穆王欲伯罔
正其羣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
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

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
此所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
也張氏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褻近無間有時

未詳

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方其進見君臣之分甚嚴未易犯其顏色及其褻近君臣之情無間故可糾其過失救過於無間之時易為力救過於已發之後難為功懋德交修正侍御僕掌也

音釋傳 齊側皆反周禮夏官司馬祭僕掌馭戎車齋僕掌馭馭路以賓長上聲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

辟側媚其惟吉士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說小人也吉士君子也又按此言謹擇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呂氏曰命一伯冏作太僕正使謹擇其僚固不待王親擇此為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

音釋經 連反辟四亦反

傳 惡去聲長上聲僕

臣正厥後克正僕臣諛厥後自聖後德惟臣不

德惟臣 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

德為昏為虐為侈為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工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敗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謚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音釋傳 敗北邁反拂音弼齟齬上阻爾無昵于

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汝無比

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

音釋經 無與傳比毗連反非人其吉惟貨其

也

吉若時瘼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戒其以貨賄為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

我亦汝罪矣

于彞憲彞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

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

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

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音釋傳

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趙

到反下音甫顛頊之孫蜚廉四世孫趙

氏之祖也思去聲操倉刀反舍音捨

呂刑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誥

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今古文皆有按此

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

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

之寬惟處以流鞭朴之寬方許其贖今穆

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

未嘗及於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

以為傷治化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

學校之刑

之寬惟處

以流鞭朴

之寬方許

其贖今穆

王贖法雖

大辟亦與

其贖免矣

漢張敞以

未嘗及於

殺人及盜

之罪而蕭

望之等猶

以為傷治

化則富者

得生貧者

獨死恐開

利

音釋經

益反

王曰嗚呼

欽哉永弼

乃後

音釋傳

趙

呂刑

四侯為

天子司

寇穆王

命訓刑

以誥

篇專訓

贖刑蓋

本舜典

今古文

皆有按

詳此書

實則不

然蓋舜

典所謂

贖者官

府

學校之

刑爾若

五刑則

固未嘗

贖也五

刑之寬

惟處以

流鞭朴

之寬方

許其贖

今穆王

贖法雖

大辟亦

與其贖

免矣漢

張敞以

未嘗及

於殺人

及盜之

罪而蕭

望之等

猶以為

傷治化

則富者

得生貧

者獨死

恐開利

以為傷

治化則

富者得

生貧者

獨死恐

開利

以為傷

治化則

富者得

生貧者

獨死恐

開利

以為傷

治化則

富者得

生貧者

獨死恐

開利

以為傷

治化則

富者得

生貧者

獨死恐

開利

以為傷

治化則

富者得

生貧者

獨死恐

開利

以為傷

治化則

富者得

生貧者

獨死恐

開利

以為傷

治化則

富者得

生貧者

獨死恐

開利

以為傷

治化則

富者得

生貧者

獨死恐

開利

以為傷

治化則

富者得

生貧者

獨死恐

開利

以為傷

治化則

富者得

生貧者

獨死恐

開利

以為傷

治化則

富者得

生貧者

獨死恐

開利

以為傷

治化則

富者得

生貧者

獨死恐

開利

以為傷

治化則

富者得

生貧者

獨死恐

開利

以為傷

治化則

富者得

生貧者

獨死恐

開利

以為傷

治化則

富者得

生貧者

獨死恐

開利

以為傷

治化則

富者得

生貧者

獨死恐

開利

以為傷

治化則

富者得

生貧者

獨死恐

開利

以為傷

治化則

富者得

生貧者

獨死恐

開利

以為傷

治化則

富者得

輒蓋衰世之意也

音釋傳

校胡教反夫音扶切去結反詳見盤庚篇歟

聲傳柱戀反呂姓也甫國名也甫侯姓呂為天子司寇故亦或稱甫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誥四方

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為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下

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為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犬也大度作刑猶禹曰

子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辭

音釋經 度達反 **傳** 先見反見形句反下 **王曰**

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

賊鴟義姦兇奪攘矯虔 言洪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

矯虔二字
蔡註妥

肩熏冬延及平民無不為寇為賊鴟義者以鴟張蹊扈為義白山金氏曰矯正也虔劉也謂姦惡寇攘者須制刑

音釋經 鴟充之反 **傳** 渾胡昆形勢猛悍如鴟之張翼蹊扈上蒲撥反

下侯古反詩疏云凶橫自恣陵人之貌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

始淫為劓刑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苗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為劓鼻刑耳

椽竅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為差別皆刑之也 **音釋**

經 劓牛例反 **傳** 而志反 **椽** 竹角反 **黥** 渠京反 **傳** 復

又反 **別** 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

筆列反

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

香德刑發聞惟腥泯泯昏也焚禁亂也民皆悍然興起更相漸染為昏為亂

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

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曰刑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

故德為馨香而音釋經漸將廉反泯面忍反琴敷文反音與紛同又符

刑發腥穢也覆芳六反詛莊皇帝哀矜庶戮

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舜也

之使無繼音釋傳治平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

世在下國聲

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棊常鰥寡無蓋重

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義黎即和也呂氏曰

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

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

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

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

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

息羣后及在下之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

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

藜亂德民神雜揉家為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荐音

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音

釋經 重傳 **傳** 治去聲 孫女救反有分扶問反

蒸出貌字見禮記屏甲正反九黎學蚩尤為亂

氏九人蚩尤之後也鄭玄云九黎學蚩尤為亂

者在蚩尤之後屬音燭韋昭云會 **皇帝清問下**

也苗復如字堯復扶又反下同

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清問虛

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為威以察為明帝

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

無不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明也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

成功惟殷于民 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呂氏曰時

承蚩尤三苗之蔽妖誕溺人重

黎雖區別其大分然蠱惑未易遽勝故伯夷降

天地人之典禮使知幽明之分人道之正折民

之邪妄所謂折民于刑也蘇氏曰失禮則入刑

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

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以致民

之殷盛富庶也孫氏曰伯夷降典教之也禹平

水土安之也稷降播種養之也呂氏曰功盛而

民殷盛則防閑之者不可廢於是下文即命臯

陶作士以刑 **音釋** 經 **士制百姓于刑**

限制之也

之中以教祗德 命臯陶為士制百姓于刑辟之

吳氏曰臯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

為輕後漢揚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

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世

非獨人臣以刑官為輕人君亦以為輕矣觀舜

之稱臯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

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

乃如此是輕哉呂氏曰刑一篇以刑為主

故歷敘本末而歸之於臯陶之刑勢不得與伯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

夷禹稷雜稱言

音釋傳

辟毗亦反與去

穆穆在

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

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斐羹穆穆者和敬之容也

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

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為善而不

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

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又于民輔其常性所

謂刑罰之精華也陳氏櫟曰夫舜不輕於用刑

也命皋陶以刑且本之以威明之德繼期民以

祇德勤德刑之本必主於德而刑之用必合於

中德與中為呂刑一篇之綱領此曰惟克天德

曰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無非以德為本也曰

觀于五刑之中曰罔不聽獄之兩辭曰罔非

慶無非以中為用也刑必合於中而後刑即所

0

以為德以此意讀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

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

下仁山金氏曰惟訖之惟與也訖絕也謂唐虞

于貨賄之賂遺而已言不惟威屈不為利誘

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正純乎天

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

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

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為一者如此三

山陳氏曰獄者民命係焉古人以動天地感鬼

神臯陶之刑至于四方風動蘇公之刑至于長

我王國穆王之刑至于一人有慶氓民賴之天

未

書傳會通卷六

早

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
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
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
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
世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為諸侯主刑獄
而言非爾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為天牧民
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
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捨臯陶而
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
辭之所麗又不擇古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
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
無罪上帝不蠲貸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
罰而遂殄滅之也
音釋經監音鑿麗音離又
傳為去聲下同舍

音捨質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

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

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

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

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地

民賴之其寧惟永

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
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
由慰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
職舉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
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
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
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為治

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非
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
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
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
之也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為宥爾惟
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
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
替音釋傳刑當去聲辟毗亦王曰吁來有邦有
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
刑何度非及前陳氏大猷曰吁來者歎而呼之來
地者也刑凶器也而謂之祥刑原制刑之本也
集民彙成三德係人心固天命何吉祥如之典
獄者以祥用之則無往而非祥矣祥刑非他在
於安百姓而已謂使善者有所恃惡者有所懲

也新安王氏曰何所當擇豈非所用典獄之人
乎何所當敬豈非所用之刑乎何所當度豈非
獄辭之所逮及乎○漢世詔獄有至數萬人者
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
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音釋經度達反傳徒耐
亥大計二反及也漢刑法志註兩造具備師聽
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兩造具備師聽
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
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
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
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
之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
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音釋經七
也疑於罰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

到傳麗離隸二音核與覈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核下革反應去聲

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疵病也官威勢也惟此

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

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五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

舉輕以見重也呂氏曰刑降而為罰罰降而為過然以私而故縱則又非天討也故縱之病有

此五者審者察之盡其力音釋經支反傳見形旬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

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呂氏曰當赦而不赦不當赦而赦所害皆不輕故又戒以

審克也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陳氏大猷曰此承上五辭簡孚而言獄辭簡核孚實衆聽以為可信也唐孔氏曰衆或皆以為可刑或皆以為可赦未得即斷之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考合復同乃從衆議斷之即周官大司寇五聽辨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陳氏大猷曰無簡不聽謂獄辭之無核者則為疑獄明矣更不須以貌聽而竟赦之也張氏曰其俱也謂上所言皆敬天威也陳氏大猷曰當輕而重當重而輕則褻慢天威矣其可不致其嚴哉墨辟疑赦其罰百鍰

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荆辟

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

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

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荆罰之屬五百宮罰之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二千上

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

之墨刻額而淫之也剗割鼻也刑足也官淫

曰緩也屬類也倍二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

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為多

而重罪比舊為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

下刑而比附其罪也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

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

克之也按臯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

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官刑

刺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

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

耳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

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

欲逮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

舜豈有是刑音釋經辟吡亦反下並同緩胡關

哉詳見篇題音釋經反刑父沸反差初加反比

早履傳主淫乃結反刑音月宮淫刑孔疏云官刑

反漢除肉刑官刑猶在至隋開皇初方除男子官

刑周禮司刑墨剗官刑殺罪各五百復扶又反

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在

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

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

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背者

是也若謂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

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

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

隨世而為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輕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三山陳氏曰：膠固以為齊非齊也。如罪服上刑下罪服下刑，前世刑輕今亦輕，前世刑重今亦重，此惟齊也。殊不知情有輕重，時有治亂，安得而齊之？乃所以為不齊耳。不若歸之倫理要會，蓋人情世變皆無一定，惟理則無有不定者。苟知倫要則知權變矣。

音釋經
上服上亥駕反，傳推通。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

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罰以懲惡，雖非致出贖亦甚病矣。佞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折獄。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陳氏大猷曰：從猶服也。吾因其差而察之，則其情悉見。雖巧辯不服從者，亦服從矣。哀敬折獄者，側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眾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刑而上之也。此言讞獄者當備其辭也。**音釋經**：差初加反，占之廉反。傳長上聲，度達各反，於同上。是掌反，并去聲。

斷都玩反讞語蹇反又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
魚戰魚列二反議罪也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
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
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
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
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此總告之官
也伯諸侯也族同姓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
多懼況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
刑者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
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
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為尤難明者
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汚曰明曰清誠敬

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陳
氏大猷曰明清以聽單辭以中而聽兩辭也陳
氏欒曰亂治也民之所以治無不在於以中而
聽獄之兩辭耳兩辭之獄無可容私家于獄如
君子不家于喪之家無或以私意而求成家于
獄之兩辭也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
罪亦積尤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終有時而償
報以庶尤而衆罪交至也孔氏曰永畏天惟罰
言當長畏懼惟為天所罰也陳氏曰大猷曰鬻獄
而降罰非天道失中蓋獄者乃人命生死之所
在故也苟用刑失中而天罰不至其極則刑典
獄者無所懲戒自此庶民無有蒙善政而在于
天下者矣且任刑之大本在敬與中用刑以敬
為主用法以中為主前章已論之至此
復提敬與中訓之後章復申以中焉音釋經
相去聲傳汚音烏少始紹反治王曰嗚呼嗣孫
令去聲平聲鬻余六反賣也

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
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
于茲祥刑蘇氏曰王耄矣諸侯多其孫故曰嗣
孫孔氏曰今往何監言今當何所監
視非當立德于民為之中正平尚明聽之哉言
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也哲人惟刑無疆之辭
言智人用刑有無窮之善名也新安陳氏曰極
多準則之名折獄能繫屬五刑之準則所以皆
合乎中理而有是慶也或訓極為中國固非徑指
五極為五刑亦非也嘉師良民也祥刑良法也
諸侯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申明前告示祥
刑之意而欲其監觀於所告之祥刑也穀齋沈
氏曰嘗讀周命呂刑二書竊有感於人心之無
常操存之不易蓋穆王一入之身而此心凡三
變焉方其命伯罔也既以怵惕惟厲自微復以
格其非心責臣罔有不欽之訓嗚呼敬哉之辭

其憂思深且長矣此心不繼血氣方盛馭八駿
而略四方幾至亡國前日預知儆戒者不免躬
自蹈之逮其耆願衰老之際度作刑以訓四方
而敬忌敬五刑敬哉之說三四致意焉雖周道
自此衰然周命之書專主乎欽呂刑之書專主
乎敬心法之傳于載猶可想也吁人心操舍存
亡之變音釋經同屬音燭

文侯之命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
武公迎太子宜曰立之是為平

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秬
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為篇今古文
皆有呂氏曰此篇作於東遷之初可以上
可以下由此而上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
下為春秋為戰國乃世道消長升降之交
會也使平王能復文武成康之遺澤則可
以繼二帝三王之盛天下不復為春秋戰
國矣惟平王安於苟且因循自是降為列

國夫子編此書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
平王不能推文武之遺澤而流為春秋戰
國也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氓而陵遲頽
壞之意已見於詞命問學者當審察而明
也辯

也辯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
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
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
祖懷在位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
克慎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
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
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
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

音釋經

問又如字左右音
傳音音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

天不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
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
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傷也閔憐也嗣造天不愆者嗣位之初為天所
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大也絕其資用惠澤
於下民本既先撥故戎狄侵陵為我國家之害
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
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故又言諸
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
有能致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
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
位

音釋傳

濟難並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

未登堂

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

我于艱若汝予嘉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夏氏曰

爾祖有功周室今爾有功於我是汝能昭揚其祖也。後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

絕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人猶

云前寧人汝多所修完扞衛我音釋經辟必益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反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

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

用成爾顯德師衆也黑黍白秬釀以鬯草卣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

賜鬯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

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

以功大小為度也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

民都者國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

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

衛文公越勾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

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

室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

無志也按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曰後

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

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

曰是為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為有德而忘其

弑父為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眾而為戊申

戊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者已甚矣何

怪其委靡頹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

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

戒於天下後音釋傳釀汝亮反酒成而和以鬱

世而存之歟非以鬱釀也供音恭乘去

音釋傳釀汝亮反酒成而和以鬱

音釋傳釀汝亮反酒成而和以鬱

聲復扶又反旋句緣反隨戀反旋旋然謂和
爰也間去聲去上聲繒慈陵反國名背音佩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為寇魯侯征
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

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
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
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
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

之序皆不可紊又按費誓泰誓皆侯國之
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
頌也音釋經費音秘古文作柴史記作勝本
縣西有古費城去傳更平聲乘平

曲阜故城三百里傳聲治平聲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與日徐

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為方伯帥諸侯之師以
征歎而敕之使無誼譁欲其靜聽誓命蘇氏曰

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

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與孔氏曰徂茲者言往征

夷也音釋經無與毋通後除無傳帥音率脅

善敕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勇備乃弓矢鍛乃

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教縫完也縫完其甲

干楯敵施楯紛也唐孔氏曰紛如緩而小繫於

楯以持之也○勇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冑所

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音釋經敷連條反

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音釋經敵舉天反

反礪力制反玩傳縫符容反楯豎尹反紛敷文

也堅之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寔無敢傷
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呂氏曰戎備既修則師
可出故繼以除道路修

飭廬舍也。淫舍謂星列周廬無傷。特謂無傷所
舍之特牛羈馬也。孔氏曰：淫，大舍放也。呂氏曰：
特，閑也。不用兵，則馬在閑廐。用兵，則牛駕車馬。
服乘皆散於外也。孔氏曰：杜塞也。獲捕獸機檻
斂室也。穿地以陷獸者。師既出，當塞其
獲，穿一或不謹，而傷特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
軍在所之居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
屏翳有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
音釋經 舍如字。特姑沃反。獲胡化反。張參五經
則施斂諾協乃結二反。傳 檻戶。反。闌也。園也。馬
反。寔疾。郢疾。正二反。傳 令去聲。屏必郢反。馬
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
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

因剽掠失伍，為敵所乘也。賈逵曰：牝牡相誘曰
風。○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
逋亡，不敢越軍壘而逐之。祇復之而已。我商賚
汝言，我不敢越。多寡以賞汝也。若或越度而失伍
不復，則有常刑也。如或寇攘踰垣墻竊
馬牛，誘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伍之事。**音釋傳**
風逸，孔疏云：牝牡相誘曰風。因
牝牡相逐而至放逸遠去也。甲戌，我惟征徐
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甲戌，用兵
氏曰：部伍嚴則兵可用矣。故於此立期會也。戎
夷並與，今獨攻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
攻之也。蔡氏元度曰：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
征也。言征則承王命，率諸侯以征之也。孔氏
曰：峙，儲峙糗。乾糧。**音釋經** 峙，丈理反。糗，去九反。
逮及大刑死刑。刑。音釋經 說文云：藜，米麥也。
傳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唐孔氏曰指言魯人明更有他

國之人也林氏曰國有四郊郊外為遂夷戎為寇東郊受敵故使東民專意攻守而調發儲峙

則使西南北三郊三遂之民蓋取給於不受敵之地也○楨榦版築之木題曰楨牆端之木也

旁曰榦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

殺者刑之非一耳音釋經

但不至於殺耳音釋經

人三郊三遂峙乃芻焚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楨榦芻焚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說文曰芻劉草也焚乾芻也呂氏曰糗糧人食芻焚馬

食視楨榦尤急故其刑不同林氏曰刑非聖賢所忍言者至用兵則不厭於三令五申所以重戎事而全音釋經

民命也音釋經

秦誓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

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

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

師于殺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音釋傳

羣臣史錄為篇今古文皆有音釋傳

公帥音率殺何交反地名在弘農郡澠池

縣西三帥所類反事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首之為言

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音釋經

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

惟艱哉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狗已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

略無扞格是惟戰穆公悔前日安於自狃而
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於古人之語故舉為誓
言之首也仁山金氏曰穆公引古人之言意主
受責盤其病源如盤樂怠傲之盤人惟多盤所
以樂放憚儉喜邪忌正不能受責也下文我
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正接多盤之戒音
釋傳扞格上侯盱反下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
弗云來陳氏大猷曰逾過也邁行速也惟古之
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也古之謀
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
其為老成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
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
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

既佳之失而黃音釋傳樂音番番良士旅力既
其將來之善也音釋傳洛番番良士旅力既

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

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勇貌截截辯給貌諷巧也皇遑通膂力既愆之
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
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
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
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
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諷言謂杞子先儒皆謂
穆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音釋經番音波菴
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音釋經番音波菴
通脊骨也佗魚乞反射神夜反傳乘去
論毗連俾緬二反易夷益反傳乘去
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

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

有容人之

之彥聖其心

好之不啻如自其口以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

黎民亦職有利哉

之貌倚語辭大學
有所受也彥美士也

之所好甚於口之音

人之有技盲疾以惡

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違是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蘇氏曰惡憎違背也不達俾才

邦之杌隍曰
由一人邦之
榮懷亦國
人之慶



